

現代文學叢刊

857.7
2307
兩 間 房

著 且 予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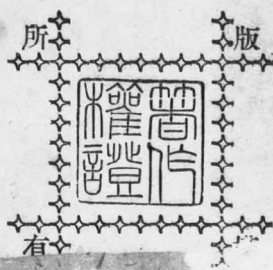
857.7/1707/1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兩 間 房 (全一冊)

實 價 國 幣 四 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 者 予

且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刷 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 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一一一一二)

序

夫婦在一塊兒應該怎樣好？是個永久猜不破的大啞謎。那些應該怎樣做丈夫，怎樣做妻子的書籍，任他成千成萬的銷出去，勾引了數不清的讀者，不是哄騙人，便是「隔靴搔癢」。

從結婚到死，統共也不過是數十年，這數十年，是男子快樂而又帶點苦痛的生活史，不是筆所能寫的。也不能向讀者說要去意會。我們每個結過婚的人，和自己夫人在一起的時，就是個當局者，古語說：「當局者迷。」但是，旁觀者也不清，一是因為夫妻一切，不容第三者旁觀。即使你旁觀，又焉能以入世幾十年的見識，來測度他們中間的神祕！我們只騰下了一點回憶，在夜裏，在靜靜的空閒中，提起了我們一點兒甜蜜，一點兒苦痛。

關係至為親密的莫如夫婦，關係至為迷惘的亦莫如夫婦，由至親裏寫他們的迷惘，我自己知道，無論如何是寫不好的。

二十五年九月之末一日

兩間房目錄

序

兩間房

辭職

案壁之間

秋

信

竹如小姐

脂粉

誘惑

被頭

熱水袋

兩間房

兩間房

丈夫和妻子共有兩間房，裏面一間是兩個人的臥室，外面一間是兩個人會客談話的地方。

兩個人因為意見不合，妻子躲在內室裏不肯出來，丈夫坐在外室裏不肯進去，於是這只隔了一層薄板的兩間房，好像是隔了一重山，聲氣完全不通了。

這是一個秋夜，明月挂在中天，那穿透窗櫺的清輝，照着丈夫，也照着妻子，壁上的那個鐘聲，儘管的的喀嗒的走個不停。

丈夫心裏想着：

「假使結婚的時節，只用一間房就好了。一間房她便沒處藏躲，她總不好躲在帳中，牀下，桌下。不能躲，就只好坐着，坐着，也許兩個人經過許多時的沉默，會笑出來的，笑出來，那末，

什麼事都沒有了。」

妻子心中也想：

「假使要是兩個人住一間房就好了，吵嘴，他也不會走到外面房裏去，也不能由他在外面房中自由自在的看書做事，我在他面前，冷冷的對着他，他總會不安的。不安，便不由得他不和我說話。」

但是，如今是兩間房，各人的理想都不會實現，因為丈夫冷冷的走出內房的時候，妻子沒有隨時跟出去，她便不好意思再行走出。丈夫呢，因為妻子不走出，自己也就不願意走進去。兩個人都將「走出來」和「走進去」當作一種屈服的表示，事體便「僵化」了。

這種情境是隨着時間而變成困難的。時間愈長，聲氣愈難相通。丈夫不敢走進去，爲的是怕看她將身子朝裏一扭，那是多末的無意思。妻子也不願走出來，爲的是怕看丈夫對她一陣笑，那她又是多末的難爲情。

上帝造人，就不應該給人以情感和理智，他們以情感而吵嘴，以理智來衡定自己的地位，而不「走出」或「走進」。他們的理智，現在都是十分清楚，能辨別出他們是夫婦，不是

像朋友那樣平等，又不是像親子那樣尊卑。假設是朋友，隨便那一個走出或走進，握手一笑了事。假設是親子，那末親可將子責備一頓，或是子向親認個罪，一天大事，也就化為烏有，無如他們是夫婦，是夫婦，上面的兩條路，都不願去走，事體立刻便化為煩難。

壁上的時鐘，仍舊是的喀地走着，那分針一分一分的轉過去，一毫也不停留。丈夫無聊地拿了一份報躺在沙發上看着，心裏盤算着就在這沙發上借宿一宵。

妻子的心境却不然了。她雖然有個牀在房裏，她却不願去睡，她的目的是要丈夫走進來和她說話，她真的要將頭扭過去，等她丈夫說到第三次話的時候，她方將頭扭過來，淡淡的責備丈夫幾句，然後再報以笑顏。無如現在目的完全不能達到。

時間靜靜地飛過去，看報的丈夫將報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了，他坐起來，慢慢的抽上一支煙，煙圈兒從他嘴中噴出來，一層層兒在空中飄旋着。

「睡，在此地是睡不沉的。」

一縷思想淡淡地在他腦中迴旋着。

「我犯了什麼樣的罪，該受着這種『沙發上過夜』的刑罰呢？」

他興奮地立起來，抖去了身上的煙灰，那遲疑的步行的路線，似乎還向着裏面的一間房。

「不能去的，女人，是一種最不容嬌慣的人，順了她的一點意思，後來便收拾不了。」他坐在門口的一張椅上，冷冷地望着窗外的月光，那秋蟲唧唧的聲音，真是叫響了四壁。月兒的光，也漸漸淡下去了。

他有意無意的擡頭望了望，碧清的空中有一塊淺白色的雲遮沒了那一輪團圓的月。猛然想起四郎探母的那戲中有一句：

「我好比，中秋月，被雲遮掩。」

如今的戲班子全都不唱這一句了。他們只記得禽獸，什麼「南來雁，離山虎。」却忘了自然界美麗的雲和月。公主究竟是個好人，爲着順從丈夫的意思扭了兒子的屁股去盜令箭。

「如今的女人，是真的不好和古人比了。開口記得錢，閉口也記得錢。今天我叫她做一個枕套，開口就說『拿錢來。』她難道這幾個錢都沒有嗎？我三個月的失業，就要使她每天

用個「錢」字在我的耳邊刮，我不能忍受，我不能忍受！」

想着立起身來，再點上一枝煙，細步的在房中團遊了一次，迷迷惑惑地被一個「剪子放在桌上」的聲音驚覺了。

他想，剪子不是個好玩的東西，許多壞的事情都是從剪子上做出來的。

「女人，是識淺量小的人，不好和男子比，她們會因一時的氣憤而輕生！」

想到此處，局面便陡然嚴重起來了，那天空的月光，壁角的蟲唧，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老是記着剪子是個危險東西。

其實，她那裏會有輕生的念頭，女人是最怕死的，尤其是有丈夫的女人。她為什麼要死，有了穿吃和錢用，丈夫又不是一個狂嫖濫賭的，為什麼要死！

他不能夠想到這一層。他的心靈好像告訴他說：

「快進去！快進去！」

這完全是個幻想，幻想影響了他的行為。他走進了房間，看見妻子正在縫自己之襯衫上要掉的一粒扣子。他是真被感動了。他想這全是自己的不是，女人是沒有恨男人的。她如

果恨我，爲什麼還要替我縫扣子。

他忍不住地叫了她一聲，說了一句賠不是的話，滿想得着妻子的一個笑臉，焉知不但不得着，反而抽抽噎噎的哭將起來。

他覺得很難過，說不出來的難過，胸中好像有一塊石頭，被一根繩吊着，不得上也不得下。

妻子一逕的哭，丈夫一逕的望着，他想做許多的事，但是不敢做，他又想說許多話，又沒有的說。他也想陪着哭一次，又恐怕自己哭到中途會笑起來，事情便更來得僵化。

他真難，他想他是從來沒有遇見過的難。今晚終於遇見。他慢慢地走到妻的面前，不圖妻倏地站起來，睡到牀上大哭起來了。

哭，不是人生一種美的表現，但是能引起人的情感的，尤其是在這靜的晚間，月涼如水的時節！

「總不能跟她睡到牀上去，去做出種種醜態的！」

他心裏這樣想着，但是除睡以外却很難有其他的事。他想想還是走出了房。

這一次的走出，却和以前有些不同了。以前他將過失推在房子上，說結婚時不應該用兩間房。如今他怪中國女子的人生觀念不健全。

「爲什麼要以哭上前呢？西洋人是重講理的。」他這樣的想着。

「有話講話，有理是要講理的。現在我不怕她講理，講理就要說話，說話，什麼問題都有辦法了。」

他恨恨地坐在那裏，心下暗暗的詛咒着那句「還他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的老俗語。

他哭，用了小手帕順着眼旁輕擦着。月亮在雲端裏移，秋蟲仍唧唧的叫，壁上的時鐘的的嗒嗒的響個不住。

那枕上的溫存，耳邊的細語，迷人的嘴和眼睛，時隱時現的在腦中憧憧往來，

「這種罪真是難受極了。監獄裏的沉默制度不知是否這樣的。」

「不是，囚人雖然是沉默的，但他們有竊竊的私語，私語是最有味最有精神最能令人奮興的呀！他們可以由私語得着了越獄的計畫，由私語得着犯罪的方針。」

他想起和妻去看「牢獄鴛鴦」的那一晚。那正是一個夏夜，她穿了一件極薄的衣衫，和自己一同閒步歸來的時候，小風送來她頭髮上香味，真是够醉人，況且，她依傍着自己，真像小鳥兒的一般。

「愛情，愛情是個什麼呢？槍礮都打不碎的。」

「愛情是什麼？」

「就是這小風淡月中你我的心境！」

她哈哈的笑着。

丈夫的心，由了這種回想增加了一點甜蜜，那迷人的嘴和眼睛又復瀉到了心頭。

「時光是過去了，美妙是不能常在的，香味也不能久存。」

他又用小手帕，擦了一次臉。

妻的哭音似乎已經沒有了，只是半天還有些抽噎噎的，像一個大怒大哭之後的孩子，那種情況。

「進去？」

他自己這樣的問

「她總不能老哭的。」

他站起身來走了一轉，終於停止了。

「怎麼哭的時候不去，不哭時倒反去，我豈不是變爲一個投機的人。」

「她是不喜歡的。」

丈夫順便點了一枝煙，兩眼望着天空的明月。

「月亮是不說話的。」

「不說話倒好，因爲人能說話，不說話反而就不對了。」

「不說話還是和不說話相對着。」

他默念着：

「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解語」是煩惱的成因。」

他恨恨地說着，出房到了院中。

天氣還是有點煖，鄰家不知是誰在吹着口琴，一個人在唱着：

「妹妹，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的眼睛明明亮，

好像月亮一樣明明亮，

小小的月兒明明亮，

明明亮，

照見我的心腸。」

另外一個歌聲從東院走了來，他借着月光看，是東院住的鄰居王慕孫。

「你一個人在賞月，真有興致！太太呢？」

「睡了！」

「你還不睡，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啦！」

「十一點，我倒沒有注意。怎麼你也沒有睡？」

「鬧氣鬧出來的，她還在家裏哭，我真是够煩了，還不如出來走走，我在月光下看見了」

你，就順便走了過來。」

「很好！過來談談，坐一會兒！」

他的聲音低下來。

「是個什麼緣故，怎麼女人家光好哭？」

「女人是水做的，自然好哭！」

慕孫接着一陣笑。

「怎麼？你夫人和你吵你就像沒事人一般？」

「有事又怎麼樣，說也說不好，講又講不通，女人一發脾氣，好像鋼做的，子彈都打不過去。」

他嘆了一口氣，慕孫道：

「你別替我難受，我自己是一點都不難受的。我剛纔不是和你說過的嗎？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水是越變越少，會化爲烏有的泥呢，却會越變越硬，永遠常在着。你看……」

慕孫指着第二間房。

「妝臺旁的燈亮了，你夫人恐怕起來了咧！」

「起來我也不走，倒道我還替她化裝不成？」

「那麼我說話還得小心。」

「沒有關係的。我很喜歡聽你的高論呢！」

「女人，雖然說是人類中最美的，實際是人類中最醜惡的。她醜惡的第一種表現是向男人求愛的時節，第二種表現是向男人要錢的時節，第三種醜惡就是和男人吵嘴的時節了。第一種醜惡，我們不去談他，第二種和第三種，實在有研究之必要。」

「怎麼樣呢？」

他們的四隻眼都朝裏間房裏望着。

慕孫說：

「要錢就向她說個謊，那醜惡便可化成美麗了。不過你須明白，扯謊不是說不給錢，錢總是要給的。身邊有的多，偏要說少，身上有的少，却偏要說多。」

「那未免不以真誠相見！」

「真誠相見，那你就變成她的賬房，不是她的丈夫了。大凡一個女子初次問丈夫要錢，總是很藝術的，久而久之，便化爲醜惡，她好像覺得給錢是丈夫應該的，不給，便是未盡人生的義務，她之所以如此，不是她的過，是丈夫太以真誠相見的緣故。」

「那麼吵嘴呢？」

「這一種醜惡要想化成美却是不容易。我們現在都用一種避開的法子，實際是很不對的，避開，難道就不再見嗎？再見，真是愈加爲難了。」

「對呀，真是愈加爲難。」

「我久已就想找幾個結過婚吵過嘴的朋友，來談談，想一個應付的方法。可是始終未能如願，這話是很難啓齒的，難得今天我們犯了同病。我們便可以談了。我今天纔得着一個方法，是從報紙上看來的。」

「報紙上看來的什麼？」

「叫做酩酊法。你知道酩酊兩個字的意思，本是指因飲酒而大醉的。假使一個丈夫在